

潘公凯：这个特别像什么呢，特别像四王，中国画之中的四王，大家不是一直在批判四王怎么怎么的复古，怎么怎么的因循守旧，怎么怎么的没有创造，其实四王做的就是这个事。看起来差不多，有一点点改变。他的目的其实就两个，第一我要表现出我跟那时代的大师水平也差不多，首先说这个，真正为了说这个，因为王宫都是大师，我是立追，你看我追的都跟他差不多，但是稍微有点改变，这说明有我在。这点改变呢，别人看不出来，你不是差不多吗，你不是这个山小点，这个山大点吗。实际上这个当中是有难度的，这个在中国说一下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因为对于古代大师的这种崇敬和想重新体验古代大师创作成果的这个愿望，西方有中国也有，这是一个挺好的一方面。

朱竹：还有靳先生为什么要在学校做这个展览，其实油画博物馆想拿到这个展览，我就说不行为什么呢？我说因为关于基础教学，我们要严谨进行这种教学，很多学生都觉得现在根本用不着了，我就创作风格标新立异就可以了。但是靳先生就说，中央美院从来都是在非常严谨的一种基础上，然后还有一种非常前卫的前沿的思想，它是这两个的结合在可以。所以这个技法上要画到这个是很吃力的，非常不容易画到这样。那么他就努力去做，作为一个老人也努力去做，但是思想的变化也是很前卫的，用这种方法，所以这个展览我们就说到学院来做，让学生看看就非常有意思，另外我们也想用一個比较新的方法来展示。

潘公凯：我觉得靳院长这个想法本身挺好，因为在一个新的时代当中，也不叫恢复古典了，就是追摹这个古典，为什么要追摹古典呢，就是古典体现了那个时候人的最高的视觉创造方面的成就。就打个比方说，宋代有一种踢球的游戏，中国足球很早，比如说我们现在又把那个东西恢复起来，看我们现代人能踢到什么程度，其实这个道理是差不多的。就是说艺术作品其实归根到底在我看来，就是人的某一个方面的能力所达到的最高水准的竞赛，是一种竞赛，就比如说是维米尔也好，都是那个时代的冠军吗，我们现在的人，首先我要实验一下，我能够达到那个冠军水平，然后我又说明我达到了，但我还是现代人，我不是完全模仿，我有所改变。那么这个有所改变这个东西呢，这个改变是一个后现代主义观念，因为它是一个拼接，后面那块墙是拼上去的，这是一个拼接，这是一个已经不存在的古典和现在存在的现实的一个房子之间的拼接。这个挺好的，说起来还挺现代的，还能说出现代的一个感觉。

朱竹：还有一个挺有意思，就是我们看这三张画的时候，靳院长让徐冰（04：：32音）去看，大家都觉得怎么非常被打动，这画上有什么东西呢，当然靳院长画的好不好，靳院长也画的别的画也挺仔细的，也有古代的都挺好，这有一种特殊的東西。后来我看了河南博物馆的书，我才发现了，其实就是微妙本身，他的画的一种静谧、平静还有一种神秘的那种东西，打动了看他画的人。后来我就说靳先生你这张画的好，其实就是维米尔带来的，但是你

能让它有维米尔的这种感觉太不容易了，所以我今天看这个书我才明白，维米尔的画为什么，按说别人也画这样的画，安格尔也画这样的画，怎么他那个画就那么奇怪，那么打动人，他讲了维米尔打动人的过程是怎么一回事，所以我觉得非常有意思。所以刚才潘院长又讲中国古代的时候，那个画要说那个人能够临大师的东西，他不是单纯的一种摹法，我觉得是挺有意思。

岳洁琼：潘院长一下就把四王的这种说出来了，以前还倒没想过这个。

朱竹：我根本都不知道。

潘公凯：就是明知道四王的（06：02）在哪儿，他说他没事干了，他不是没事干了，他是因为仰慕古代的大师，他觉得太好了。

朱竹：而且是追求精神的一种东西，这个真是这样的，单纯的临摹可能还不行还弄不出这个玩意来。

潘公凯：他要把感觉把握好，这里面把古典的格调和境界表现出来，其实是两个方面，一个是技巧一定要达到，技巧如果达不到就什么都出不来，还是要通过技巧。第二个就是要把感觉掌握的非常细微，因为它感觉非常细微。

朱竹：我们中午一边吃饭，共进午餐一边继续谈论我希望你参加。

潘公凯：因为我已经说好请别人吃饭，说好12点的。

岳洁琼：我跟潘院长说要开，我说在这他说过来看一下。

朱竹：哎呦太棒了，给我们极大的精神和理论的指导。

潘公凯：我现在想出来，这个东西是要好好做一下，这个东西做一下有个什么好处呢，就是我上次给靳院长写的画册上有一篇文章，就讲到在80年代靳院长开创的新古典，他在全国形成了一个画派，那么这个画派的问题呢，就在于后期没有把这个旗号打响，在我看来就是后期做的不够，后期如果做的更够一点的话，这个名声会更响，当然后期要把它作了，要怎么做好呢，这个东西也得动脑筋了，你光是把这个学生给推出来，也不是那么容易。我现在觉得有了这样东西，我觉得后期就有了，80年代当时叫新古典，新古典这个词是怎么来的呢，是在桂林的会议上，桂林的一个美术室的会议。桂林会议出了两个名称，一个就是新古典，一个就是新文化，这两个名称都是在那会议上定的，新古典大家说这个题目好没问题，就让谁文章，然后说新文化，开始是叫我写，我说我没时间，叫卢福胜（（09：06音）写，他也没时间，后来艺术研究院的陈寿享（音）就写了，那个会议定的题目，其实到现在看来，这两个题目都定的挺准的，我觉得现在这个靳院长从这个时候开始，应该定个后古典。就是新古典变成后古典，为什么变成后古典就是说，他在加上一个手很重要，这就是后古典。

朱竹：后现代变成后古典。

潘公凯：维米尔的展览可以作为一个转折点，这样下去这个呢我觉得有了这个东西，我们油画室第一画室就有了方向。因为新古典再往下走就走出来，你在培养10个杨飞云20个王沂东，这也不是个推动，只不过就是阵容大起来了。你有了这个东西是一个新的方向，就是把古典在保持高度的古典技巧和古典的意境的同时，把古典有了非常恰当的重组，实际上是一个重组，新古典没有重组，后古典有重组，我觉得很好太好了。

朱竹：给第一工作室有了一个定位。

潘公凯：第一工作室这么做下去的话，全世界就能打响，你光拿杨飞云、王沂东还打不响，因为这就是纯粹比技巧。

朱竹：那个警察也是他后来加的，就是刚才风景那个里头，这个人是在加的手。

潘公凯：真的很好。

朱竹：一点也看不出来是不是？

潘公凯：除了古代以外但是又很现代。

朱竹：又很古代又很现代，就是说作为第一画室学习欧洲古典的技艺，绘画的技艺做到头，你其实想表现什么都可以，其实靳先生就想现象表示，你有后现代观念你有现代观念你哪种都可以，但是你绘画的技术要真的能做到这种氛围。刚才潘院长讲的，古典的技艺和那种意境你得有这本事，然后你想表达现代的一种东西观念就可以了。

潘公凯：古典的意境是完全建立在技巧上，就是到这个技巧到这个水平意境就出来了，不到这水平意境就出不来。

朱竹：这太对了。

潘公凯：这个技巧和观念是共生的，就是技巧越好，观念就越深刻，其实是这么回事。

朱竹：我今天专门找了一张关于手艺和思想之间的关系一本书，我摘了两段文字。

潘公凯：这也是物质学意识的体现。

潘公凯：还是设计到绘画本题，观念和绘画本身的活是共生的。

潘公凯：达到那种标准了，才有氛围的面貌。

徐冰：这个实际上是艺术在未来一直持续下去的一个根据一个理由。

朱竹：他今天讲的这个非常对，今天把潘院长的话给整理出来，我觉得咱们弄点鲜活的东西在学术报上，就是一次小会讨论这个，潘院长讲的这一段我觉得其实是很重要。

岳洁琼：对 今天这个很重要讲的这个。

潘公凯：我上次说到造型学院展览的时候我就说到了，造型艺术继续存在下去的三个理

由，第一就是手艺型、第二是文化型，反正手艺是放在第一位的，我觉得美术学院一定要有手艺，美术学院如果没有手艺那不就成了哲学家了，那到北大读书不就行了。

朱竹：西方美术学院就是把手艺给取消了。

潘公凯：西方美术学院把手艺取消了，他把他的长项取消了，他剩下短项，为什么呢美术学院的学生对思想和哲学的理解，有可能比北大的那些好吗？不可能的考分都比他们低那么多，这还说什么呢，你这个逻辑思维都不行，话都说不清楚，你怎么可能当哲学家呢，这是完成不了的一个任务。所以艺术学院唯一的别人做不到的，就这点手艺，就像体育学院，你说我不跑步了，我去搞观念了，你搞的了吗，你体育学院就跑步跑的快这才是你的本事，那么观念算什么呀。

潘公凯：观念体。

潘公凯：道理是一样的。

朱竹：通过靳院长的展览，把美术学院的要点要给弄清楚。

潘公凯：尤其是古典，古典的问题说实在的就是第一画室，原来我也没想出办法来，除了把人调调或者什么，这个东西到底怎么往前走，我觉得是有个突破口的，我觉得维米尔这个事，靳院长临摹这个维米尔我觉得，可以把他看作是一个转折点，就是新古典向后古典的转折点，这样的话这个展览就具有全国性的意义。他这个东西跟陈丹青那个还不一样，陈丹青不是这样画古代的书吗，画什么四王什么书，我觉得这个比那个有意思，有的好说，那个只是静物写生，而他写生的内容和他现在画的当下之间的关系，当然也有一个挺好的理论可以说，但是我觉得靳院长的这个东西，我原来不知道到底山画怎么弄，我说这山怎么构，现在一听我立刻就觉得这是一个转折，这是做了25年了应该说，做了近30年新古典有了一个转折，变成后古典，这个后古典尤其对第一画室开出一个新方向，因为他两个因素都有了，第一个因素就是手艺，他对手艺的要求极高，高到就是说你必须跟大师一样，这就是明摆着的一个，硬碰硬的一个标准，有了这个准在加上细微的观念的变化，而这个细微的观念的变化呢，又跟现在的观念艺术很多很多的不同，现在的观念艺术师胡思乱想都可以，胡乱干都可以，这个呢必须是在严格的保持原有的那种艺术风格和意境的大调子当中改一点点。就是说他那个观念是在很严格的约束下的观念不变，这是很严格的约束，什么东西来约束你，就是古代大师的风格在约束你，这个我觉得有意思，这个事情能够做的下去，太天马行空了你话都说不下去，太天马行空了以后，你没东西可说了，没有一个依凭，理论是要有依靠的，为什么要引经据典，引经据典就是我这个理论的依靠，20个大师我都弄明白了，所以我这个理论跟他们有关联的，那我这个理论在是有价值的，如果我这个理论下造一套，跟所有的大使

跟整个人类文化成果是没有关系的，那我就瞎说，就是这个事情。

朱竹：而且前进的那一小步其实是不容易的。

潘公凯：先进的那一小步比那个天花乱坠的难，是这么回事。

朱竹：那个就是在那个大师的基础上，前进的一小步，这一小步就是后现代的，在约束下的前进的一小步。

潘公凯：我们不说后现代我们说后古典跟后现代也不一样。

朱竹：后古典就是前进这一小步。

潘公凯：就前进一点点，就改一点点，一个人变成一个摩托车什么之类的，就这么改一点点，但是它整个意境完全没变，整个感觉完全没变，这套语言完全没变，这套语言到手了。

朱竹：这个话本身更是觉得很动人，所以这个展览我就说，我们这个展览也要有一个很新的方式，我还是一会给你一个这个，这本是大字的给靳院长看，他老给你一小字的，这本你拿回去，你好好看这个书写的非常真，非常有内容，这个一点也不像咱们中国都是虚的。

潘公凯：做的也很认真，

朱竹：郑涛做的，做的非常好。

徐冰：这本可以出版吗？

朱竹：那人家有版权，连当时的博物馆馆长怎么买进这个画怎么修改都有，这个书我觉得是中国到目前为止，我看的出这个画册做学问做的…我觉得做这个展览我也希望徐冰尽量把西方的层层拨洋葱的这种方式展示出来，这样也是咱们中央美院做展览做的好，三幅画少就有这个空间可以做的多。

徐冰：反正我们一定好好做，而且把它跟我们油画室尤其是第一画室，古典画风的未来发展联系起来，这个我觉得是一个转折，就给一画室找到了一个出路。

朱竹：徐冰提到是要落实到最后美院的发展，怎么做这个展览，我觉得今天潘院长讲的就更清楚了。